



出版者：

多倫多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
63 Silver Star Blvd., Unit D6,
Scarborough, Ontario M1V 5E5

電話：(416) 291-0200

傳真：(416) 291-3106

電郵：torstm@bellnet.ca

網址：www.torontostm.com

生死，誰掌管？！

黃思敏醫生
(真理報記者筆錄)

「有許多未來的事情，我現在不能識透，但我知誰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誰牽我手。」

朦朧中聽到房外人聲嘈雜，我眼卻睜不開，不久就又睡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才慢慢醒來，看見家人圍在我床邊，大家都帶著喜悅而詫異的眼看著我。原來，我已在醫院昏迷有好幾天了。從家人和朋友口中，我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！

在2010年7月30號的早上，我一起床，就感覺胃痛得很厲害，吃了藥還是痛。其實，過去的一週已稍感胃痛，只是我沒有理會。這時，我讓在香港的太太為我找一位腸胃科醫生朋友的電話，多次致電診所未果後，便直接撥打他家電話，心裡不抱著太大的希望。忽然，醫生的太太接聽了，她為我找到了她先生，要求我即刻去醫院。當時我心裡忐忑，叫救護車，還是叫計程車呢？我心想，這只是胃痛，就叫計程車好了，不希望讓人覺得我小題大作，這個決定竟是上帝的保守！

實在太痛了，我艱難地熬到了醫院，急步走進候診室。這裡出奇地空無一人，很快我就被帶進了護士房。我想，如果我只告訴她：「我胃痛」，她可能會先替我做檢查，拖延很久，所以我乾脆告訴她「我的胸口疼痛」，因為胸口疼痛可能牽涉很多危急的情況。不出所料，那位護士馬上把我帶進了急症室，奇怪的是裡面也沒人。幾個護士替我做完檢查，不到一分鐘醫生回來就告訴我：「你是急性心臟病-心肌梗死」。晴天霹靂，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健康的人，怎會如此的呢？醫生給我打過

麻醉針，我很快就失去了知覺。

在一個多小時的急救裡，醫生發現我心臟的四條血管堵塞了三條。他打通了一條，另一條放了一個支架。他預計我能恢復，就把我推出了手術室。等我醒過來不久，我的情況又再次惡化，心臟跳得異常地快，還開始嘔吐，這顯得很不樂觀。醫生即時為我動手術，再一次進行搶救。有一位該醫院的麻醉師友人，得知我的情況後便趕來醫院看我。我康復後在教會再遇見他，才知道以當時我的嚴重程度，在他看來，我要活著離開手術室幾乎沒有可能。我們都無比感恩，因為知道上帝掌管一切！

為什麼說連我坐計程車去醫院都是上帝的保守？因為，如果我叫救護車，一上車便會診斷出是心臟病；我就會被送往另一所可以做心臟手術的醫院，而不是這家只能急救而不能動手術的急症室。上帝知道另一間醫院的心臟科已擠滿心臟病病人，人手短缺。在人看來我是去錯了醫院，上帝卻是掌管一切，為我預備最好的。後來才知道在那時，家人、牧師和弟兄姐妹們都在為我禱告。做護士的妹妹得知我的情況後也知道是生死關頭，只有上帝可以救我；獨自在洗手間，跪下為我禱告。

在這危急的日子，當前醫院沒法醫我；轉醫院沒有近的可以收我；遠的因星期五路段繁忙而不好坐車；想用直升飛機送我卻遇上了機坪維修而無法使用。在人看來，我不單去錯醫院，也去錯了時間。但上帝又豈有不知道呢！最後，醫院決定用救護車送我去芝加哥大學醫院，可是單是把我放上救護車，就用了差不多一個小時。

..... (文轉第2頁)



..... (文接第1頁)

幾經波折，浩浩蕩蕩的九個醫務人員，經歷了越三個小時的車程，終於到了。一到步，醫生馬上給我做急救手術。手術又是二個多小時，他已經用盡了辦法，在我身上多放了兩條支架，還嘗試使用一個剛剛在2009年才批准採用的泵連接我的心臟。最後還是放不進去，只有放棄。主診醫生坦白地告訴我的家人，對我能否度過當天晚上，他也沒多大的把握，但也要等天亮以後才能決定採取甚麼下一步的對策。醫生對我襟兄說：「他是最嚴重的心肌梗死！」。家人雖然都很擔心，但已經夜深，大家也辛苦了一整天，留在醫院也無補於事，他們只好回家。我妹妹因怕母親擔心，她還是帶著已經通宵了一晚上的疲憊留了下來。也正因她的留下，見證上帝如何親自把我從死亡邊緣拉回來。



那天晚上，我的情況反反覆覆，醫生和護士也不時進出病房。到了清晨五時多，我的情況又急轉直下，心跳達到二百以上，血壓下降到60/30。同時醫生發現我肺部已經積水，肝功能開始衰竭，如果腎臟也出現衰竭，所有器官一起崩潰的話，我就沒命了。我妹妹知道那是生命最後的一刻，很害怕，但也很無助，她哭了起來。剛好我太太的姐姐和襟兄因睡不著回到醫院，看見我妹妹已哭不成聲，深知事態嚴重。他們便一起到等候室裡跪下，流著淚，大聲向上帝呼求。奇妙的是，也正是同一時間，我在香港的兩個兒子也來電詢問我的情況，他們也在香港為我切切祈禱，這樣大概過了半個小時。我妹妹回到病房，發覺裡面竟然回復了平靜。多麼奇妙啊！上帝垂聽了他們的禱告，施行了拯救，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：我的血壓開始回升，心跳減慢，情況開始穩定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那一個晚上，弟兄姊妹半夜也輪流地為我祈禱。對著弟兄姊妹給我的愛心，有說不盡的感恩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的情況雖然穩定下來，醫生卻沒有掉以輕心，認為需要再次嘗試把那個新儀器放進我的心臟，即使冒險通過大動脈放進去，也要進行。其實這真是一個非常冒險的決定：一方面是如果從胸口植入儀器，在手術過程流血不止，我就可能死在手術台上了；另一方面，這個儀器才剛剛在

北美被批准使用，從來沒有人從胸口植入過，而在歐洲也只有兩個病例。所以醫生馬上又召集人員，嚴陣以待地進行會議。一直持續到中午，手術才開始。使用這個儀器有一個規定，就是在放進心臟72小時之後必須取出來，如果病人的心臟沒有好轉的話，就等於手術無效。到了晚上六、七點手術才完畢。在醫生出來宣佈儀器成功植入時，等候室的家人和弟兄姊妹歡呼若狂。但接下來的72小時，我的心臟是否能夠再次正常跳動，最終情況怎樣，仍是未知之數，只知道上帝掌管一切。



我昏迷的數個晚上，因妹妹是護士的緣故，陪著我的職責自然地落在她身上。一個晚上，上帝藉著聖經的話給她安慰說：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他；他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他同在；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貴。我要使他足享長壽，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。」聖經詩篇 91:15-16。當她看見這段聖經的應許時，心中像放下大石，她知道上帝會搭救我。

感謝上帝的恩典和憐憫，當我醒來以後，我的心臟也恢復到可以自己進行血液循環的程度，醫生在72小時之後把那儀器取了出來。2010年8月11日，我正式出院，結束十二天的醫院驚魂。我向身邊的人說：「這個上帝的神蹟不是給我看的，因為我不知道，到我醒來，風暴已過，又變得風平浪靜了。但都是給你們作的見證。」

「祂是我旅途的良伴，縱遭遇各樣災害，

我救主必與我同在，祂寶血把我遮蓋。」

倘若上帝是我們危難中的幫助，能如此的拯救人的生命；上帝同樣可以拯救我們的靈魂，將我們從永死中拯救過來，進入永生，關鍵在於——你願意嗎？